

撒拉话能维持吗? ——青海循化县撒拉话使用研究

潘碧丝

内容摘要: 撒拉族^① 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强烈的语言认同, 使循化县的撒拉话能得到良好的维持。在汉语教育和普通话的普及, 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 撒拉族面临语言选择和语言取向的抉择, 撒拉语因而面临极大挑战。

关键词: 循化县; 撒拉话; 维持

作者简介: 潘碧丝,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研究兴趣: 应用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和马华文学。邮箱: fanpikshy@um.edu.my

Title: Can Salar Language Maintain? – A Research on the Use of Salar Language in Xunhua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Abstract: The Salar is one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living mainly in the Xunhua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Due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trong affirmation of its language, the Salar language is well preserved in Xunhua County. 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Mandarin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alar faced with language selection and language orientation choices. Salar language therefore face great challenges.

^① 在进行田调期间, 大部分所接触的撒拉族表示他们更愿意被称为族人间通用的“撒拉尔族”。本文为避免产生混淆, 仍用中国政府与学界的“撒拉族”命名, 特此说明。

Keyword: Xunhua County; Salar language; maintain

Author: Fan Pik Shy, Senior Lecturer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applied linguistics, China minority ethnics,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fanpikshy@um.edu.my>

一、前言

撒拉族是中国 56 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较少的 22 个民族之一，常有外族戏称其为少数民族中的“国宝熊猫”。撒拉族主要聚居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回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其余的则散居在青海省的西宁市、黄南、海北、海西、海南等州、甘肃省夏河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县等地。根据 2010 年青海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撒拉族有 10.70 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 264.32 万人中的 1.90%，而循化县是撒拉族的主要聚居地，这里全县 3 镇 6 乡 154 个行政村，总人口 12.69 万人，其中撒拉族就有 7.8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2%，占全中国撒拉族总人口的 80.5%。^①

撒拉族是什么民族？从何处来、何时到循化县？这几个问题至今仍是撒拉族学者们探究的问题。综合研究成果，不外有两种情况，一是根据富有浪漫色彩的民间神话传说；二是经过史料考证的结论。早期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都认同《循化志》^②、《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③、《撒拉族简史》^④ 中的说法，或者根据民间故

① 循化县人民政府：<http://www.xunhua.gov.cn>。创建时间：2011 年 8 月 5 日。

② 《循化志》由龚景瀚编撰，全书 8 卷，28 个子目，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依据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清嘉庆刻本，在 1981 年翻印出版。

③ 《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由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于 1963 年出版。

④ 《撒拉族简史》是中国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的其中一本。此书介绍了撒拉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撒拉族从起源至 21 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事“骆驼戏”、“骆驼泉故事”^①提供的线索,认为撒拉族是从中亚的撒马尔罕^②迁来循化的。^③韩中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撒拉族先民是撒罗尔人,是突厥蛮的一支,是从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Samagan)迁徙而来的。人们是因为萨曼甘跟撒马尔罕的读音相近而造成了长期以来的错误。^④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以及国际学者之间,尤其是与中亚国家学者的交流,使撒拉族族源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其中,马成俊在土库曼斯进行访问与该地学者交流,同时又通过与米那瓦尔的发现进行比较后,认为撒拉族先民是从土库曼斯坦西部马雷州一个名叫“Sarahas”的地区往东迁徙,他们途经在13世纪时作为整个中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撒马尔罕,但撒拉人对马雷这个小小的城镇失去了记忆,反之却记住了撒马尔罕这个在传说中保留下来的地名。^⑤目前,学界觉得这个说法可信度更高,更多学者倾向认可这个结论。

对于撒拉族的迁徙年代,综合了各种史料和文献,基本上学者

方方面面的内容。此书由民族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 ① 骆驼泉位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西4公里的街子村清真大寺附近,是传说中撒拉族的祥地。据传,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一个小部落里有两兄弟朮勒莽和阿合莽,因在当地威望很高,而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忌恨和迫害,于是率领同族18人,牵了一头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手抄《古兰经》离开撒马尔罕向东寻找新的乐土。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来到了青海省的循化县。这时天色已黑,苍茫中走失了白骆驼。第二天,他们在街子东面的沙子坡下发现一眼清泉,走失的骆驼卧在水中,已化为白石。他们测试了当地的水土,发觉与故乡的水土相同,认定这里就是他们寻找的乐土,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后将这个清泉起名为“骆驼泉”。
- ② 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连接着波斯帝国、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现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的首府。
- ③ 参阅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96-106页。
- ④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46-150页;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96-106页。
- ⑤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46-150页;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96-106页。

都认为是元代或者 13 世纪时期迁徙到中国循化县的。^① 杜安霓和片冈一忠则认为迁徙的年代要晚至 14 世纪。至于迁徙的次数，有的学者认为有两次大迁徙，持这种看法的是宋蜀华、王良志和米娜瓦尔。宋蜀华、王良志认为第一次发生在元朝中叶时期，第二次则是在 1371 年。^② 米娜瓦尔则认为首批撒鲁尔人在 13 世纪前半叶来到循化，而第二批撒鲁尔人为了躲避战乱在 14 世纪后半叶逃到了循化。^③ 韩中义也认为撒拉族先民是分批东迁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发生在 1221 年成吉思汗征服呼罗珊地区后，而第二次大规模东迁发生在 14、15 世纪左右，当时的撒拉族先民是为了逃避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④ 长期斗争所引起的乱争，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区举族东迁至循化。^⑤

撒拉族在中国居住已经七百多年历史，从几百户人家的部落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体。虽然学者对撒拉族的族源探索不断，但撒拉族作为中国 56 个民族中的成员之一却早已经确定下来了。1953 年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撒拉族在中国民族中的地位，从原来的“撒拉番回”、“撒拉回”、“循回”正名为撒拉族。^⑥

① 顾颉刚认为是 1279 年；宋蜀华和王良志，朱刚主张是元代从撒马尔罕来；非一之和马成俊都认为是在 13 世纪。

② 宋蜀华、王良志：〈关于撒拉族历史来源的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 6 辑）》，1959 年。引自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第 146-150 页。

③ 米娜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第 16-19 页。

④ 白羊王朝是土库曼人在波斯建立的王朝（1378-1508），因以白羊旗帜为标记而命名为白羊王朝。黑羊王朝则是土库曼人在现今伊朗西北部建立的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王朝（大约 1375~1468）。因以黑羊为旗帜标记，所以叫黑羊王朝。白羊王朝跟黑羊王朝长期对峙，15 世纪后期黑羊王朝被白羊王朝所灭。

⑤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第 146-150 页。

⑥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第 146-150 页。

二、研究背景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是撒拉族主要的聚居地，撒拉族先民到循化定居时只有 170 户，经过了七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撒拉族已经有十几万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撒拉人从循化迁出，但全中国 80.5% 的撒拉族还是聚居在循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人数不多的撒拉族并没有受到他族的同化影响，本民族的文化依然保存良好。就语言而言，长期与藏族人和汉族人的接触，大部分撒拉人没有放弃本民族语言，反而借用了不少藏语和汉语词汇，使得撒拉语更具特色。

撒拉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的乌古斯语组，跟土库曼、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等语言同属于黏着语类型，撒拉族本民族语言曾经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却已经失传。^① 因此汉语成为了撒拉族书面交际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越频繁和密切，撒拉族不得不掌握汉语，以汉语跟其他民族进行沟通交流，这使得能够掌握双语的撒拉族越来越多。没有文字，又在强势语言汉语的竞争下，撒拉语能够不断地发展传承，必有其原因。此次对循化县撒拉族进行田野调查，除了研究撒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更重要的是探讨撒拉族语言的保持情况，所得结论对其他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持必有借鉴作用。此外，我们也发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多数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② 以三个年龄层为调查对象的

① 撒拉族曾经使用过一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字母为基础拼写的“土尔克文”的文字。19 世纪时这种文字不仅用于宗教方面注释和解说经典，也成为社会通信、书写契约、记事立传、著书立说的应用文字。后来因为撒拉族的发展长期受周围汉藏民族的影响和渗透，加上这套文字体系学习起来较为困难，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广泛普及流传。韩建业：〈从文献资料看撒拉语的发展变化〉，载马成俊、马伟主编：《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04 页。

② 张素杰、李新华：〈云南省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语言及态度探析〉，《今日南国》，2008 年第 6 期，第 208-210 页；张素杰：〈云南省哈尼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探析〉，《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105-107 页；孙咏梅、孙咏莉：〈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怀化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17-21 页；刘洪宇、杨晖：〈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青海师

研究目前不多，而且就循化县而言，还欠缺相关调查，所以我们认为此调查研究有其科研价值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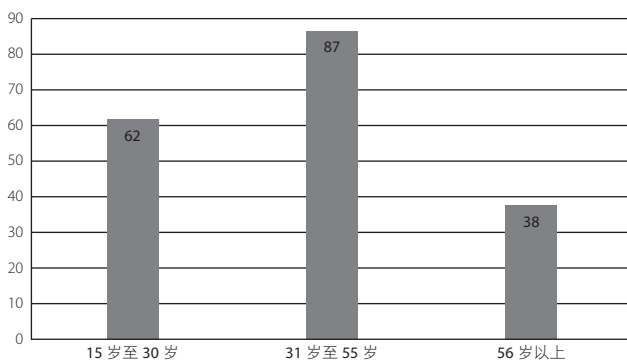
我们在 2013 年 8 月份在循化进行了短期的采访和观察。^① 调研的方式为分发问卷与口述历史访谈。分发问卷所进行的地区依次为清水乡、街子、积石镇、白庄乡和查汗都斯，部分问卷亦为西宁市撒拉族填写。本次调查共有 187 个调查对象，男性 121 人，女性 66 人，分别占 65% 和 35%。我们将对象分成三个年龄段，15-30 岁年龄段，共 62 人，占 33.16%；31-55 岁年龄段，共 87 人，占 46.52%，以及 56 岁以上年龄段，共 38 人，占 20.32%。

从教育程度来看，以小学程度教育水平的比例最高，共 53 人，占 28.34%；没有受教育的共 39 人，占总人数的 20.86%；至于有初高中和大学教育程度的调查对象比率相差不远，分别是 37 人、32 人和 25 人，各占 19.79%、17.11% 和 13.37%。

在职业分布方面，农民是最大的群体，共 56 人，占 29.95%，其次为学生共 45 人，占 24.06%；商人 21 人，占 11.23%；服务业者共 16 人，占 8.56%；教师 9 人，占 4.81%；公务员和工人各 6 人，各占 3.21%；退休者和其他职业者分别是 3 人和 26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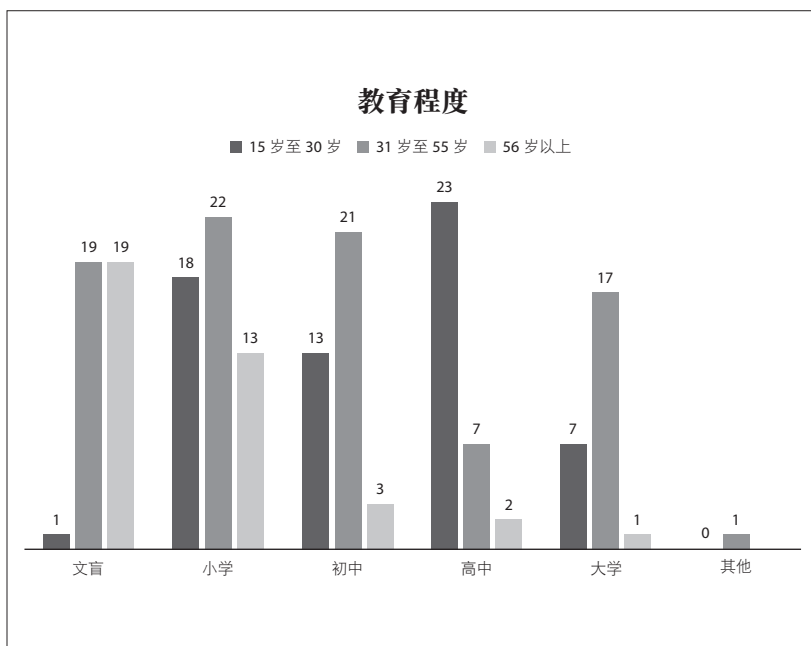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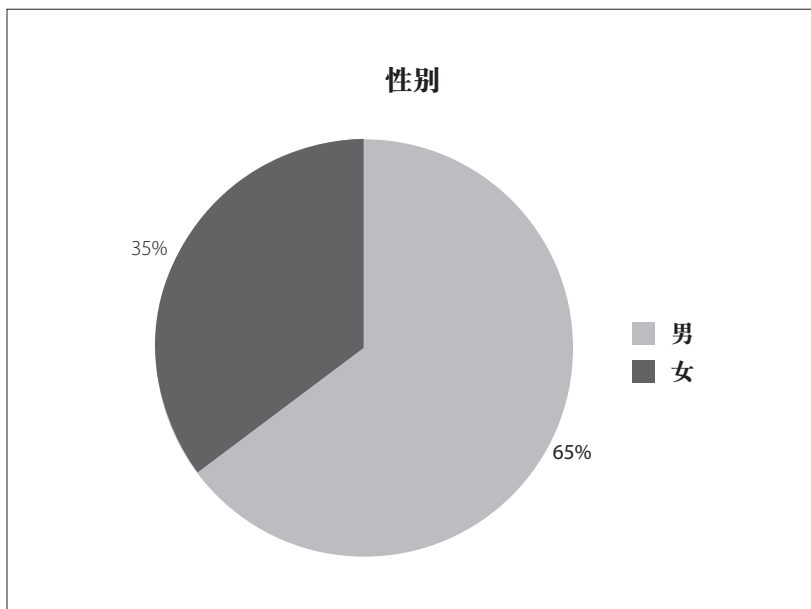
表 1：调查对象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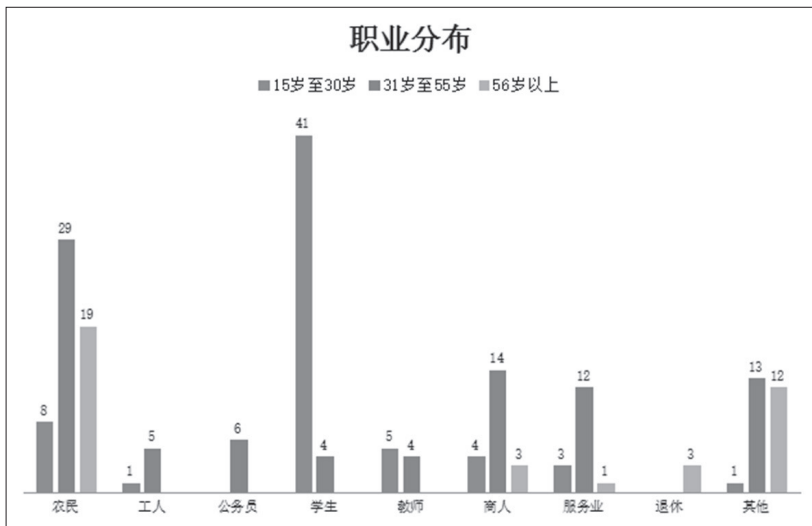
调查对象人数



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第 103-107 页；才果：〈对青海藏族师范生教学语言兴趣的测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72-78 页。

① 此为马来西亚教育部“高绩效研究基金”子项目之一。项目编号：UM.C/625/1/HIR/MOHE/ASH/03。





三、撒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

撒拉族长期与藏族、汉族和回族生活和相处，所以撒拉语、藏语、普通话和循化话（青海方言）是这里普遍的交际语言。循化县周围以藏族人为多，所以早期撒拉族跟藏族的交往比较频繁，习得藏语在年长的撒拉族群中是非常普遍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发达，走出循化县的撒拉族越来越多，而前来循化县经商或者旅游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也逐渐增加，再加上汉语教育的普及，藏语的习得已经不比普通话重要，年轻的一辈不会藏语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普通话的重要地位会不会影响了年轻撒拉人的语言习得呢？年长的一辈会不会为了让年轻的一辈更好地掌握汉语普通话而放弃撒拉语呢？

首先，我们看撒拉族的家庭用语。撒拉族的家庭大多遵循早婚的传统，三代同堂的情况普遍。我们的问卷将对象分为长辈、同辈、子辈和孙辈。我们发觉每一代或者三代之间在家里使用的语言都是以撒拉语为主（表2），而在同辈、子辈和孙辈之间使用普通话的百分比则有逐渐增高的趋势。随着汉语教学的普及，撒拉语在年轻一代中就不再是唯一的交际语。我们也针对入学前和入学后的家庭使用语言做调查，15-30岁组别的数据显示，62个调查对象入学前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以撒拉语占最高的百分比，依次为普通话

和循化话。接受教育以后,在家庭沟通语言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撒拉尔话依然是主要的沟通语(表3)。可见,尽管普通话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许多城市的小孩已经不会说方言或者母语的当儿,循化县的撒拉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语,从小习得撒拉语,在家里跟家里的成员用撒拉语沟通。因此,家庭语言对于民族语或者母语的保持是关键之一。数据一方面显示了撒拉语在撒拉族的地位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撒拉语跟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样,有逐渐被年轻人放弃使用的趋势。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跟丁石庆和郭菲菲,以及刘洪宇和杨晖的研究结果相同。^①

表 2: 家庭语言使用情况

说话对象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²¹	其他
祖父母 (161)	4.97	91.93	3.10	0.00
父亲 (175)	8.57	88.57	2.86	0.00
母亲 (175)	6.86	90.28	2.86	0.00
外祖父母 (138)	5.07	92.03	2.17	0.73
配偶父母 (112)	11.61	83.93	3.57	0.89
哥哥 / 姐姐 (187)	13.90	79.68	6.42	0.00
弟弟 / 妹妹 (187)	12.83	80.75	6.42	0.00
配偶 (135)	9.63	82.22	7.41	0.74
孩子 (141)	14.89	77.30	7.80	0.00
媳妇 / 女婿 (120)	12.50	82.50	5.00	0.00
内孙 (90)	18.89	76.67	4.44	0.00
外孙 (87)	18.39	77.01	4.60	0.00

* 对象组群依次为长辈、同辈、子辈和孙辈^②

① 丁石庆、郭菲菲:〈谈撒拉族聚居村落的语言文化——以青海省循化县积石镇石头坡村为例〉,《撒拉族专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74-80页;洪宇、杨晖:〈对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03-107页。

② 指的是青海方言。

表 3: 15-30 岁组入学前后所使用的语言

说话对象	入学前			说话对象	入学后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祖父 (58)	1.72	96.56	1.72	祖父 (58)	5.17	93.10	1.72
祖母 (59)	1.69	96.62	1.69	祖母 (59)	5.08	93.22	1.70
父亲 (62)	6.45	91.94	1.61	父亲 (62)	9.68	88.71	1.61
母亲 (62)	3.23	95.16	1.61	母亲 (62)	8.06	88.71	3.23
兄姐 (62)	16.13	77.42	6.45	兄姐 (62)	25.80	70.97	3.23
弟妹 (62)	16.13	80.64	3.23	弟妹 (62)	19.35	77.42	3.23

撒拉族在不同场合中使用的语言就有一些变化。我们列出十个一般人经常出现的交际场合，要求调查对象选择他们在这些场合最常用的交际语言。调查数据显示，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中，普通话比较占优势，比如学校、医院、政府部门，而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如聊天见面、菜市场、节日庆典等，撒拉话则是他们的首选（表 4）。不过，如果以年龄层来看，年轻的一代在某些非正式场合里，用普通话的比率高。我们的数据显示，15-30 岁这群对象，在菜市场用普通话的占 45.16%，而用撒拉话只占 24.19。在节日庆典这一项也呈现同样的现象，用普通话的占 53.23%，用撒拉话的占 38.71%（表 5）。至于在清真寺进行礼拜时，数据显示绝大部分的撒拉族使用撒拉话，占 83.96%。

表 4: 交际场合使用语

场合 / 人数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循化话
见面聊天 (187)	20.32	69.52	9.63	0.53
菜市场 (187)	27.27	43.85	28.34	0.53
学校 (153)	72.55	15.03	11.76	0.65
医院 (187)	58.29	20.32	20.86	0.53
政府部门 (187)	63.64	18.18	17.65	0.53
县城商场 (187)	56.15	23.53	19.79	0.53
节日庆典 (187)	34.76	50.26	14.44	0.53
清真寺 (187)	6.42	83.96	9.09	0.53

表 5: 不同年龄层的交际场合使用语

年龄层 (人数)	菜市场				节日庆典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其他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其他
15-30(62)	45.16	24.19	30.65	0	53.23	38.71	8.06	0
31-55(87)	16.09	54.02	28.74	1.15	34.48	48.28	16.09	1.15
56 以上 (38)	23.68	52.63	23.68	0	5.26	73.68	21.05	0

在交际对象跟交际话题的语言方面, 数据显示只要交际对象是本民族, 不论是日常生活的聊天还是讨论国家大事, 撒拉族都会使用撒拉话作为主要交际语; 而交际对象是非本民族时, 撒拉族则会选择使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表 6)。不过, 在跟藏族朋友聊天时, 也有部分撒拉族会使用藏语, 尤其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撒拉族群中。这也说明了年轻一代已经不太学习藏语, 藏语已经不再是撒拉族和藏族之间的主要交际工具, 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另一方面, 数据也显示循化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点的功能和作用。在跟汉族和藏族邻居聊天时, 分别约有 27.27% 和 28.24% 的撒拉族是选择使用循化话的。

表 6: 交际对象和交际话题使用语

对象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藏语	其他
跟本民族邻居聊天 (187)	3.21	90.37	5.88	0	0.54
跟汉族邻居聊天 (187)	68.98	2.67	27.27	0	1.08
跟藏族邻居聊天 (170)	51.76	2.35	28.24	14.71	2.94
跟本民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87)	37.43	51.87	10.16	0	0.54
跟汉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71)	73.68	3.51	21.64	0	1.17
跟其他民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78)	69.66	5.62	19.10	2.81	2.81
跟本民族朋友谈 国家大事 (184)	20.65	71.74	7.07	0	0.54
跟汉族朋友谈国家大事 (185)	72.98	2.16	22.70	0	2.16
跟其他民族朋友谈 国家大事 (179)	70.95	4.47	22.34	1.12	1.12
跟陌生人交谈 (187)	69.98	16.58	12.84	1.07	0.53

对双语社群来说，思考与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就这问题询问了调查对象，得出的数据显示思考语言和交际语言基本是相同的，只要跟个人有关或者不涉及其他民族参与的事，撒拉族都会用撒拉语来思考（表7）。不过，在15-30岁年龄段的情况却有点不一样。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一年龄层的对象在思考跟工作和学习有关，以及国家大事时，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比使用撒拉话高（表8）。这一点再次说明了普通话在年轻一代里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表 7：思考语言

指标 / 语言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思考跟家庭有关的事 (187)	12.83	80.75	6.42
思考跟工作 / 学习有关的事 (167)	36.53	53.29	10.18
思考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 (187)	15.51	76.47	8.02
国家大事 (173)	40.46	52.02	7.52

表 8：15-30 岁年龄层的思考语言

指标 / 语言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思考跟家庭有关的事 (62)	22.58	70.97	6.45
思考跟工作 / 学习有关的事 (62)	53.23	35.48	11.29
思考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 (62)	27.42	61.29	11.29
国家大事 (62)	64.52	27.42	8.06

在语言和文字的掌握能力方面，受访者对于普通话、撒拉语、循化话的听和说的掌握能力基本没有问题，唯有13个和1个来自56岁以上年龄层和31-50岁年龄层的受访者完全不会普通话，占8.56%。有3人，即1.60%能完全掌握藏语的听说能力。在普通话（汉语）的读和写方面，有43人或22.99%完全不会读，51人或27.27%完全不会写（表9），而且主要还是集中在56岁以上的年龄层。撒拉话没有书写文字，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知晓撒拉语曾有文字，不过也有一部分受访者表示知道撒拉文字曾经存在，因为没有广泛流传，所以本身并不会使用。

表 9: 语言和文字掌握能力

指标 / 语言		普通话	撒拉尔话	循化话	藏语
听	完全听得懂	67.91	90.37	40.64	1.60
	能听懂简单的日常用语	23.53	6.42	56.15	13.37
	完全听不懂	8.56	3.21	3.21	85.03
说	能熟练交谈, 没有障碍	55.61	90.37	38.50	1.07
	基本能交谈, 但有时有障碍	35.83	6.42	57.76	10.69
	完全不会说	8.56	3.21	3.74	88.24
读	能阅读图书报刊	53.48			0.00
	能看懂一般常用文字	23.53			7.49
	完全看不懂	22.99			92.51
写	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	43.85			
	能写一般书信、文件或公文	28.88			
	完全不会写	27.27			

语言和文字是支撑民族文化的根柱。撒拉族总人口仅有十多万, 在与各族的交往中, 其语言和文化均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现今许多年轻的一辈, 在日常交谈中参杂大量普通话词汇, 与年老一辈相比, 语言的纯净度也就大打折扣了。我们可以看出, 在使用范围有限、没有文字作为载体和普通话教育的影响下, 撒拉话的生存环境备受考验。为此, 我们向调查对象提出对语言和文字态度作出判断, 以及对语言前景和期望作出预测。综合而言, 有 58.29% 的调查对象非常同意撒拉话很有用, 32.09% 的人同意撒拉话很有用。但是, 在认为撒拉话很有用的同时, 受访者也认为撒拉话的使用范围很有限, 分别有 43.86% 和 40.64% 的调查对象持非常同意和同意态度 (表 10)。对于撒拉话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撒拉话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调查对象分别占 31.55% 和 27.81%, 而非常同意和同意撒拉话不会消失的有 42.72% 和 34.76% (表 11)。在询问调查对象这道题时, 有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56 岁以上的受访者多数认为撒拉话将会在数十年内消失, 年轻的一辈则持相反意见, 认为撒拉尔话永不会消失。

表 10: 语言态度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撒拉话很有用	58.29	32.09	5.35	3.74	0.53
撒拉话的使用范围有限	43.86	40.64	8.02	4.81	2.67

表 11: 语言的前景和展望

将来	非常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撒拉话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1.55	27.81	11.23	25.13	4.28
撒拉话不会消失	42.78	34.76	6.95	12.30	3.21

四、调查结果分析

从此次调查访问所获得的资料中，我们得出下列几点：

首先，家庭是民族语言得以维持的基础。虽然撒拉族越来越重视汉语，但也不表示他们完全放弃民族语言的学习。循化县的撒拉族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存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自小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只要与本民族有关的，不论是社会交际、节日庆典、还是思考问题，撒拉族离不开本民族语言。绝大部分的撒拉族都能掌握撒拉话是因为自小习得了撒拉话，并自小与家庭成员用撒拉话沟通。尽管入学后学会了普通话，但这并不影响撒拉族小孩的家庭用语，撒拉话依旧成为他们的主要沟通语。这也是在其他地方的撒拉族不再使用撒拉话的当儿，循化县的撒拉话还能保持良好的原因。若小孩小时候不在家里习得本民族语言，基本上他们长大后不太可能会去学习本民族语言，尤其是不住在本民族聚集区的小孩。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就亲耳听到一位研究撒拉话的撒拉族专家使用普通话跟孩子沟通，因为其孩子从小习得普通话，在家不以撒拉话作为家庭沟通语。撒拉话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口耳，一代代传承下去，若不在小时候习得，并在家里使用，进入学校后就很难再有机会学习、接触以及运用。因此，要民族语言得以继续生存传承下去，先决条件就是在本民族家庭里使用，只有这样，本民族语言才可以得到最基本的保护和维持。

其二、社会变迁改变民族语言的功能和价值。循化县位于青海省东部，深居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过去撒拉族与各族有密切的来往，尤其与藏族的关系密切，所以很多年长一辈的撒拉族，能够习得藏语。随着汉语教学的推广以及普通话的普及，能够掌握和使用汉语的撒拉族已经越来越多。近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更加明显，资讯的发达，交通的改善，走出山外的撒拉族越来越多，撒拉族与外界的联系也越频繁，使得他们不能不掌握汉语。撒拉族也深知要走入主流社会，并有立足之地，非得掌握汉语不可。社会变迁使得民族语言失去了一些交际功能和经济价值，而从优势语言逐渐地变成弱勢语言。

其三、多语冲击使民族语言陷危机。撒拉族热爱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毋庸置疑，撒拉话在撒拉族心中的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撒拉话是他们族内的交际语，也是他们民族情结、民族认同的象征。虽然他们也知道撒拉话的使用范围有限，只能在撒拉族群中使用，但对撒拉话的前景却表示乐观，认为撒拉话不会消失灭亡，尤其是受访的年轻一代。撒拉话没有文字，尽管曾经出台几个方案，但都无法真正落实。即使有了文字，年轻的一代是否会把撒拉语作为优选呢？要走入主流社会，汉语是必须掌握好的；要跟国际接轨，面向世界，英语更是少不了；伊斯兰教是撒拉族的宗教信仰，阿拉伯语又是必修的，在如此多语言的冲击下，年轻一代的撒拉族如何作抉择？如何同时掌握好几种语言呢？因此，撒拉话面临危机是必然的趋势。

五、结语

七百多年前撒拉族移民至中国，大部分的撒拉人聚居在循化县，相较其他地方，撒拉话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维持和传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宪法和语言政策的出台也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对撒拉话的保护起了一定的效果。不过，经济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汉语的价值和需求；而国际化、全球化的快速进程，也使得撒拉族不得不学习英语，这些发展趋势改变和左右了撒拉族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取向。社会变迁使得汉语和英语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越来越强，相对的，撒拉话的交际功能和使用空间逐渐缩小。这也意味着撒拉话的维持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政府和人民

的努力能否战胜时代的冲击是所有热爱撒拉话的人需要深思和关注的。

参考文献

1. 才果：〈对青海藏族师范生教学语言兴趣的测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
2. 丁石庆和郭菲菲：〈谈撒拉族聚居村落的语言文化——以青海省循化县积石镇石头坡村为例〉，《撒拉族专题研究》，2014年第2期。
3. 韩建业：〈从文献资料看撒拉语的发展变化〉，载马成俊、马伟主编：《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刘洪宇和杨晖：〈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5. 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6. 米娜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7. 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8. 孙咏梅和孙咏莉：〈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9. 张素杰和李新华：〈云南省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语言及态度探析〉，《今日南国》，2008年第6期。
10. 张素杰：〈云南省哈尼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探析〉，《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